第二百零四章 酒醉还是人醉

雷亚急忙扶住要倒下去的蓝。

蓝拿开捂住嘴的手，一滩鲜血粘在上面。

“蓝，怎么回事？”对于莫名其妙的突发情况让雷亚有些不知所措。

蓝趴在雷亚的身上虚弱的说：“刚才功法出了点事，受了内伤，刚发作出来。”

站在蓝身后的仇看着蓝另一手的小动作。

蓝虚弱的说：“雷亚扶我出去透口气，这里空气不流通不利于我运功。”

“好。”雷亚急忙扶着蓝走出屋子。

徐福则是欲说无言的看着这一切，索然自己自己种了一辈子的地但是他们的这些小动作心里还是有数的，没办法谁叫人家能力强，自己一辈子都没见过几具尸体，而这些人手中的人命比自己见到的都多，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妻女想想吧，这些自命不凡的人什么禽兽的事做不出来。

正在徐福看着雷亚走出去，一只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仇平静的说：“伯父，我们知道你想对雷亚说什么，不过很抱歉我们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徐福没有说话，准确来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仇继续说：“要是你请求雷亚不要事情说出来，他一定会答应，您想保护您妻女的心情我们知道，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雷亚的心病也是因此产生，我们需要他来直面这份心魔，我们需要他把事实说出来。您不能称为这块阻碍。”声音已经从诉说变成了警告，其中的隐藏含义就差直面说出来了。

徐福叹了口气说：“他刚才的病情就是因为我女儿？”

“没错。现在他不敢面对某些事情，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仇看着徐福，眼神中的冷意不加掩饰的说：“您有您的打算，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希望您不要打乱雷亚的心情。”

“老徐干什么呢？还不过来。”妇人的声音再次从屋外传来。

仇拍了拍徐福的肩膀上说：“该面对还要面对，现在不说迟早要知道。伯母已经叫了您好几遍了。”

徐福没有答话走了出去。

雷亚扶着蓝已经走出了好远，在一棵树下面听了下面。蓝艰难的盘坐下来。

雷亚看着和蓝的样子说：“别装了。”

正准备运功的蓝停止动作，失落地说：“被识破了吗？”

“你装的确实挺像的，一开始都被你唬住了。”

蓝露出了一个满意笑容说：“运功逼口血出来，我也是下了血本的。”

“是吧，把我支开干什么？你那咳嗽是有什么不行让徐伯父说的？” 雷亚的声音冷淡了不少。

蓝也收起了轻浮，严肃的说：“有些事不知道就好。你也别瞎想，坐你该做的事就行，前面的障碍我们会帮你扫清。”

雷亚踢了一脚这颗大树说：“好吧。你们总不会出错。”这句话不知道是表面意思还是有更加深层的含义。

“要是没事就回去吧，伯母还等着开饭呢。”

蓝站起身来说：“回去。”转头看向被月光照亮的空地，然后跟雷亚一样，一脚踢在了旁边的大树上，与雷亚不同的是这一脚很重。

随着蓝的离开，大树上的绿叶如进入秋季般落了一地。

妇人看到蓝和雷亚走进来热情的说：“你们都回来了。快点吃饭吧，都是雷公子带来的。”

音雅已经拿着筷子坐在了桌子上，眼睛扫视着每一个端上来的菜，而徐福也是很正常的帮着忙，仇则是安静的坐在一旁，和谐的氛围。

雷亚看向仇，顺便做了下来。

“看什么，吃饭。”仇拿起筷子就伸了出来，一点也没有当自己是客人的觉悟。

音雅看到有人伸筷子也是动了起来。

整顿饭吃起来场面十分的冷清，简直就是遵循了‘食不言、寝不语’的祖训，要不是有音雅在场或许都会尬住。

短短的半柱香的时间在徐福的意识的简直是熬煎。

到了最后雷亚突然站了起来。

这个动作吸引了在座的所有人。蓝的眼神中透着期待，因为对于心魔需要直面，现在说出来就是最好的办法；仇也是和蓝抱着同样的想法；另一边妇人和音雅则是一脸的好奇，饭吃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站起来了；徐福拿筷子的手占了一下，掉在了桌子上。

“伯父伯母我需要告诉你们一个件事情。”原本在雷亚的计划中是想既然自己的师姐已经故去，只要来到这里看看顺便给他们些补给撤就可以了，谁知道突然碰上了蓝，然后就阴差阳错的昏了过去，最后拖到了现在。

现在饭都吃完了，该看的也都看了，情况不想了解的都了解到了，就该说正事了。

“徐师姐在上次宗门大比中被杀了。”

突然宣布的消息让原本好奇的妇人变成了惊愕，从刚才和谐的气氛变成现在的冰冷。

“雷公子您来是为了？”妇人依然有些不敢相信，再次询问。

雷亚平淡的说：“抱歉伯母，真的是这样。”

与妇人的错愕和失神不同蓝和仇的眼睛已经紧盯着雷亚，防止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不过很可惜一点意外情况都没有发生，雷亚依然是平静的看着妇人和徐福。

坐在一旁的音雅看着自己母亲那翻红问：“妈妈怎么了，姐姐去了另一个世界吗？”

妇人一下子抱住了音雅，眼中的泪水一滴滴的往下落，只是将声音哽咽在喉咙里。

“我们先出去一下了。”雷亚给看了眼蓝和仇，自己走了出去。

蓝和仇也是看懂了雷亚的指示，跟了出去。

清亮的月色洒在寂静的农村，给这安静平添一份凄凉。最先走出来的雷亚说：“让他们一家人冷静一下吧。”

蓝看着雷亚说：“昂，是啊。你自己也该冷静一下。”

“那就别跟上我。”雷亚走出院子，消失在夜色里。

仇看着雷亚的背影说道：“他看起来挺正常的，好像没达到想要的效果。”

“是啊，不正常到时有两位。”蓝看了眼仇说：“就咱两。”

“习惯了。”仇就当是饭后遛食，漫无目的地走起来：“你呢？正常人都会被这气氛感染了。”

蓝也跟了上去说：“我没习惯，只是我的悲伤他们不懂。”

仇笑了起来，因为蓝的身世他是知道的，一个含着金汤匙长得皇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要是经历过这是整个大陆都知道，难以置信的问：“你还有过这种经历？”

蓝冷淡地说：“怎么不信？”

“信。”仇笑道：“谁不是呢。”

两人无聊的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早已经远离了住房，四周有很多田地和树林，还有空气中飘散过来的酒味。

仇猛吸一口气说：“十年燥，这味道年份只多不少。”

蓝有些意外的说：“你还有这能力？这个师傅没白拜呀，这都能学到。”

“这是我天赋异禀会品酒。”仇说：“这酒从佣兵间到时挺流行的，不过上不了台面。”

“这酒怎么样？”对于剑客来说有两样不可或缺，一个是剑另一个就是酒，蓝虽然不是酒鬼，不过也是一个好酒之人。

仇再次吸了口空气中的味道说：“够劲。没有别的字能形容。”

“那又是谁从这种地方喝这种酒？”蓝和仇顺就酒味寻了过去。

月光洒在小溪上泛出亮光，一个青年靠着树正对着酒坛喝酒。

蓝和仇对视了一眼有些难以接受，这个喝酒的人正是雷亚。他们是了解雷亚的平静看到酒不骂两句就算好的，现在竟然在一个人喝着酒。

“这是借酒浇愁吗？”蓝说：“看来想要的效果还是有的。”

“呦。你们还是跟过来了。”雷亚的声音中带着意料之中的语气。

蓝和仇走了过去，接着月光看到了雷亚的眼睛，那其中带着今天白天，不对，应该是刚才没有的神色。

仇问：“雷亚怎么在这里喝酒啊？”

雷亚把酒坛递给了仇说：“我就这一坛还是偷来的，你少喝点。”

仇毫不客气的接过酒坛，一点也不介意雷亚刚喝过的坛口灌了进去。

雷亚看着清澈的湖水说：“这酒真是个好东西。”

“你以前看到酒跟看到毒药似的。”仇擦了擦嘴边的酒水，然后手上的酒坛被蓝抢了过去。

雷亚笑了一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没发现这酒还能让我见到我想见，记起被遗忘的事。”

刚把酒坛放在嘴边的蓝动作停了下来，惊讶的问：“你说什么？”

雷亚强调了一遍自己的意思：“我说我记起来了，那个不该忘记的事。而且是每次喝完酒之后才会记起来。”

蓝追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喝把酒给我。”

雷亚接过酒坛继续说：“上次我喝醉了，在梦中见到了华玉，同时让我记起了忘记的事，要是这次的情况跟上次一样的会，等到这酒醒了，这段记忆又会被封存起来。”

仇看着雷亚的状态说：“可是你在就很清醒啊。”

“这是第三坛。”雷亚再次灌了起来，然后身体在两人的目光中倒在了地上。

仇看着地上的雷亚说：“我的确擅长喝酒，但也不会把‘十年燥’当水喝呀。”

“第一次看他喝酒喝醉呢。”蓝把雷亚的身子摆正，顺便拽过雷亚手中的酒坛。

仇纠正道：“应该是第一次看他喝酒吧。”

“嗯！”接着就是蓝的一声难受声音，表情拧在了一起。

“这酒，这真他妈是酒吗？”